

●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

论 反 讽

D·C·米克 著 周发祥 译

45
656

论反讽

D·C·米克 著 周发祥 译

昆仑出版社

新登字（京）119号

书 名：论 反 讽

著 者：D·C·米克

译 者：周发祥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装：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960毫米 1/32

印 张：4.25

字 数：76,000

版 次：1992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书 号：ISBN 7—80040—223—1/I·199

定 价：2.60元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反讽的重要性	1
反讽作品和非反讽作品	4
设法把握反讽	11
第二章 反讽的性质	18
早期的反讽概念	18
晚近的反讽概念	26
反讽的要素	36
第三章 反讽的构成	72
讥 讽	75
无关个人式反讽	76
自我贬抑式反讽	83
天真质朴式反讽	85

自我暴露式反讽	86
直接矛盾式反讽	90
第四章 以反讽观物	93
戏剧反讽和事件反讽	94
总体反讽	98
浪漫反讽	113
参考书目	119

第一章 导 言

反讽的重要性

关于反讽(irony)，人们会提出下面的问题：什么是反讽？它有哪几种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构成反讽的因素有哪些？反讽有哪些作用和用途？它有什么重要性？它有怎样的发展史？在各种文化中是否均有它的踪迹？反讽本身有没有不合常情的地方？

在本书里，我将发表一些意见，对上面大多数问题作出解答。众所周知，反讽概念很难理解，因此辨识反讽的一般性质和构成因素，便是本书的一项重要内容；除此而外，我还要花费一些篇幅，用来区别并解释反讽所采取的几种主要形式。不过，我不会象有的人津津有味地把犀牛划分成 189 种那样，纯然做些分解与分类的研究。适得其反，我还打算做一些论辩，证明反讽是一种颇具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的现象。

要想说明反讽的重要性，采取普查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即考察所有的文化和文明，看看过去或现在反讽在人们形形色色的行为、话语、思想和创作里，

到底有何种程度的表现。有人曾经设法让人们相信，假如反讽只是西方世界的产物（我不敢担保此说符合实际），采取这样的办法才会大有裨益，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反讽如不属于普遍存在的现象，就较少重要性。至于说具有反讽意识的人少，而无此意识的人多，这也与反讽的重要性问题了无相干。世界上的日常琐事，占去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很多时间，它们逐年累月地发生着，却不可能具有反讽的实质。我们没有必要把反讽的重要性与真诚或非反讽的重要性权衡一番，分个高下。实际上，假如在反讽者看来，世界上的事情不断以反讽的方式发生，那么，这只能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情况真的如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不会呈现出反讽的外貌。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论断，而只是表达下述事实的一种方式（也许不限于此），即反讽意识须以他人身上反讽意识的缺乏为先决条件，俨若怀疑主义依赖轻信态度一般。

探讨口语里的反讽——它包括讽刺、戏弄、揶揄、藏掩其辞等细类——在日常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当然是另外一码事，它也是一件很应该去做的工作。而且了解哪些事物涉及到口头反讽的有无，哪些事物与其精妙的表达有关，是饶有趣味的。然而，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口语”反讽的地理分布（城市、外省和乡村）以及它的社会、宗教、教育和职业背景。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即能完成的工作，因为极有反讽意味的是，反讽研究者的参与，往往会破坏上述种种反讽所赖以产生的颇为内在的社会关系。

要想说明反讽在西方文学中的重要性（暂且不论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它在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性），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开列一张大著作家兼反讽家的名单，他们的著作或其实质部分流露着反讽意识。下述作家的著作里就明显有反讽存在，我们怎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呢？他们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①、柏拉图、西塞罗、贺拉斯、卡图卢斯^②、塔西佗、乔叟、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帕斯卡尔^③、莫里哀、拉辛、斯威夫特、伏尔泰、吉本、歌德、斯丹达尔、拜伦、海涅、克尔恺郭尔^④、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勒南、易卜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萧伯纳、契诃夫、皮兰德娄、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夫卡和布莱希特。任何攻读英美文学的大学生，都能毫不费力地再说出二十位，而且无须考虑20世纪出生的作家，也无须把图尔纳^⑤、阿

①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404)，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注

② 卡图卢斯 (Catullus, 约公元前 87—公元前 54)，古罗马杰出的抒情诗人。——译注

③ 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译注

④ 克尔恺郭尔 (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鼻祖。——译注

⑤ 图尔纳 (Cyril Tourneur, 约 1575—1626)，英国戏剧家。——译注

巴思诺特^①、兰姆^②、豪厄尔斯^③这样的末流作家计数在内。

而想列出另一张大作家——其著作根本不带反讽性，或者仅仅是偶尔为之，浅尝辄止，甚至难以确定是否带有反讽性——的名单，作为上述作家的反衬，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诚然，我们会想象到，在史诗、抒情诗和传奇创作的领域里，确定存在着一些这样的大手笔，但很明显，我们必须把更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道德家、演说家或不入流的文学家补进名单，才能与上述的作家群相比。我不敢大胆建议开列一张非反讽家的名单，他们肯定不能象反讽家那样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也许值得提一提，要想寻找英国的非反讽家，多半须从 19 世纪的诗歌创作界着眼。

反讽作品和非反讽作品

上一节最后的两段论述，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的话，至少暗示出了两条探索的路线。第一，鉴于文学以外的艺术门类罕见具有反讽性，我们便可加以追

① 阿巴思诺特 (John Arbuthnot, 1667—1735)，苏格兰数学家、医生、作家，但不经常写作，因与斯威夫特、蒲柏等人交往而知名。——译注

② 兰姆 (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译注

③ 豪厄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美国小说家、编辑和评论家。——译注

问：是否有理由认为，在文学的性质之中即含有激发反讽知觉和表现的某种因素，换句话说，是否在其他艺术的性质之中，即含有妨碍反讽成立的某种因素。第二，我们也可以就戏剧文学和戏剧表演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大戏剧家都要挖掘“戏剧反讽”

(dramatic irony) 的可能性。我们对反讽的性质、形式和作用稍微有点明确的认识之后，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此时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帮助，因为弄清文学何以比音乐和绘画更可能具有反讽性，是探索反讽问题的一条路线。

对于某些艺术来说，构成反讽是难以做到的，尽管并不是没有一点可能性。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反讽建筑或反讽园林。这么说，眼前就摆着一条理由：所谓构成反讽，是构成某种事物的反讽，而非再现性艺术甚至不涉及任何事物。这些艺术的目的不是再现事物（再现往往要创造表象），而是制造事物，即以空间、线条、色彩、石块、金饰、乐音的设计方式，来构筑“现实”。这些设计，如果我们对之投以关注的目光的话，一定会吸引住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因为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让人注目的了。也就是说，这些设计没有提醒我们注意其他什么东西的意谓。它们是非反讽性的，正如数学定理或科学假说一样。

再现性艺术和文学则有逃避“单一视境”的种种可能，因而也就存在着构成反讽的可能。这些可能性并非总是能够得到挖掘，实际上它们也不必如此。艺术家或作家可能会一心一意地要准确传达什么，他把

这或者称之为纯然的美学设计，或者某种思想和感情的纯然表达，或者自我心灵的真实记录，这时他并不去挖掘反讽和可能性。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他所从事的艺术无论是再现性的，还是非再现性的，都与反讽毫不相干；例如，他所描绘的乡村，只不过是绘画活动的“假托之物”(a pretext)而已。如果是第二、三种情况以及任何完全“受灵感激发的”创作，那么，内容不仅优先于其表达方式而存在，而且实际上压倒并吞没了表达，使我们径直无碍地接触被表达的事物。欧文^①所说的“诗歌乃在怜悯之中”，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字词消泯了；思想和感情却依然存在，而且变成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完全被它所吸引，而不能自持；房屋、椅子、书本、时间、统统退隐而去，为纯粹的体验所取代。这就是具有传奇性、幻想性和预示性的描绘冒险活动和心愿得偿的文学，这也是极富热情和“音乐性”的诗歌。我们在体验中被如此攫住时，一如全神贯注地去观察纯粹的图样，便远远地离开了反讽。

我们现在可以描述某些非反讽艺术和文学的特点了：它们实际上是“单一视境”追求的目标，能够让人直接理解，因为其形式因素要么组成一个不透明的表面，用以阻留我们全部的注意力，要么完全消失，以便让人同样汲取它们所透彻传达的内容。因此，如

① 欧文(Wilfred Owen, 1893—1918)，英国诗人。那句话出自他的《诗集》的序言。——译者

果我们反过来看反讽艺术和反讽文学，即可见出它们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即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反讽总是把麦克利什^①的意象主义（即后意象主义）的口号——

一首诗不应该意味什么，
而应该是什么

与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信息主义”（messagism，但愿下面的两行诗句能够描述一首诗的小小“世界”）——

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既非污浊，
亦非空白；它具有强烈的意谓……

结合起来，并且改造成这样的信条：

反讽诗既意谓什么，
又是什么。

它以“意谓”因素和“存在”因素的互相对立为附加条件。

当音乐或绘画构成反讽时，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

① 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剧作家。——译注

特点吗？而且只具有这样的特点吗？在音乐中，反讽的领域似乎不十分广阔（配有歌词的乐曲排除在外），因为一支乐曲确实可以对另一支乐曲或某种别样的音乐风格进行讽刺性的“评论”，但这只能借助谐摹^①式的夸张或歪曲、不谐和的并置(juxtaposition)或“援引”来完成。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即用了几个小节滑稽地模仿让人听后立即对拿破仑的荣耀做出反应的《马赛曲》。不过，这支曲子在谐摹时并没有抹煞自身的存在，它依然面对着它所指涉的事物，乐曲中既有表面，又有深度。至于这种做法是否可以视为音乐创作的结构原则，而且如果可以，这样的作品是否有非谐摹乐曲般的严肃性，在一些人看来，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那些人已从托马斯·曼虚构的音乐家传记《浮士德博士》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当然那是凭臆测得出的答案。弗拉基米尔·让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所著《反讽》(巴黎，1950)一书，也常常提及反讽性乐曲的例子。

在书画雕刻艺术中，构成反讽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同音乐和所有其他非再现性艺术（上文说过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不包括在内）一样，绘画能够以讽刺的方式“评论”另外的作品，或者另外的风格与成规；由于绘画明显属于再现性艺术，因此它也能够描述反讽场面。例如，有一幅画，描绘一个衣冠楚楚的人，

① 谐摹(parody)，为达到嘲弄的目的，进行滑稽的模仿。——译注

其态度象信徒那样虔诚；画中却添了个不协调的细节——一条女人用的袜带，而且它摆放的位置暗示出主人公或者忽视了它，或者想藏起来，又藏得不够严实。那么，这幅画就会被人认为画的是达尔杜弗^①。

音乐和书画雕刻艺术与文学相比，构成反讽的可能性较小些，其原因在于它们较多的依赖诉诸感官、吸引注意力的表面（这种依赖关系隐含在声音、色彩和线条的性质里），尽管在这一点上，一幅政治讽刺画也许可以和丁尼生^②式的抒情诗相媲美。而使这些艺术可能构成反讽的原因，则在于它们乃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艺术“语言”即为一套公认的符号和成规，它们是在每一特定艺术的延续不断的传统里发展起来的。例如，几小节《马赛曲》意味着“法兰西正处在大革命之中，或者说已处在大革命之后”^③，如果故意使这几个小节走了调，就会暗示对法兰西持批评态度（柴可夫斯基乐曲曲名中的年份“1812”^④，给了我们更具体的启发）。那幅画中“达尔杜弗”的姿态，意味着“信徒般的虔诚”；而那条袜带，则意味着“不正当的情爱”。所有这些例证说明了

① 达尔杜弗，莫里哀名剧《达尔杜弗》（一译《伪君子》）中的人物，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译注

②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留下不少讽刺之作。——译注

③ 《马赛曲》作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原名为《莱茵军战歌》。——译注

④ 拿破仑于1812年曾出兵侵略柴可夫斯基的祖国俄国。——译注

人们何以不能以反讽的方式去描绘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而只能以反讽方式去描绘（譬如说）某种浪漫主义性质的阿尔卑斯山山景，即某些人以某种角度作如是观的那种山景。当我们在20世纪观看C·D·弗里德里希^①的浪漫主义风景画时，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辨认出已经成为浪漫主义流派、甚至是这位个别画家的标志的某些特质。反讽画家正是要经营这些标志——也许哪个赶不上潮流的艺术批评家，会指责它们具有“文学性”。

在文学创作里，反讽的领域还要开阔些。一如所有的艺术，文学可以谐摹另一艺术家或另一时代的风格；一如书画雕刻艺术，文学可以描绘反讽场面。它所使用的语言极易处理人们的话语、思想、感情和信念，因而也极易处理人们的话语与思想之间、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反讽活动的天地。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画家如何对“达尔杜弗”进行处理的情况，但他达不到彭斯在《威利神父的祷告》一诗中所做的描述：

主啊——昨晚——您知道——和麦格
我真心求您宽恕！

① 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者，常常表现人在自然面前的孤独感。——译注

但愿它不是现世的天谴，
 惩罚我不光彩的作为！
我决不再抬起不守法的腿，
 搭在她身体上面——

还有，我必须招认，
和莉姬的女儿，我想有过三次——
但主啊，那个星期五我醉了，
 当我接近她时；
否则，您知道，您忠实的仆人
 决不会惹她的麻烦——

也许您让这份欲火，
朝暮困扰您的仆人，
以免使他自高自大，
 因为他天赋非凡；
果若如此，您必须插手此事，
 直到您有所宽容——

设法把握反讽

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无可否认，被问者有时会想起这样的定义：“反讽是口上说一件事，心里指相反的事。”但就此而言，我们仍可追问：如果一个职业执手

被人掏了兜，却不声不响地照样去行窃，他是否认为这不是反讽场面？如果他认为是，那么将如何修正上面的定义，以适合诸如此类的例子呢？总之，这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人们为反讽下个简单定义就感到棘手的原因，主要在于反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上文涉及到了情境反讽 (situational irony)，那个专心行窃的扒手是它嘲讽的对象；也涉及到了言语反讽 (verbal irony)，它带有学究式的尖刻的口吻，我曾努力使上一段论述染上这种色彩；而在这两种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间隔。它们哪一种也难以与下面的例子划为同一类型：如奥威尔^①的《兽园》、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自我描述、托马斯·曼的《魔山》对汉斯·卡斯托普的刻画（即说明生命在个人身上也好，在宇宙之间也好，都要不可逆转地走向覆亡的事实）、梅尔维尔的《毕利·伯德》（书中写特殊环境迫使一个海军军官绞死了一个他自知为清白无辜的人）以及据说托尼 (R·H·Tawney，英国19世纪初的政治家) 用来击垮宗教改革家的那句话：“如果宗教要干预私生活，情况就会变得太妙了！”再如下面所引的三段诗文：

① 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原名为埃里克·亚瑟·布莱尔 (Eric Arthur Blair)。他的《兽园》是一部寓言体政治讽刺小说。——译注